

第五回 訓女遺箋 妒姬作祟

詩曰：

一幅遺箋惹是非，讒人藉口意深微。

可憐皎皎芬芳體，誤陷網羅喚不歸。

書房外面來的是柯直夫。因昨日宣連襟當著拜壽諸客留女，不好推卻。回去時忽想起女兒住在宣家到底不妥。那宣家小畜生不是個好人，上次只在我家與女兒見了一面，便看上女兒，央媒說親，虧我拿定主意回絕了他。今日女兒住在他家，豈不是羊入虎口！這是我一時失著處，不該許他住下。快些打發人將女兒接回，方是正理。想定主意，便叫家人速速打轎去接小姐。家人領命，去不多時回來覆命道：“小姐等晚上，宣府打轎著人送小姐回來，叫小的們不必在那裏等候。”柯爺見女兒接不回來，心下越發生疑，又氣又恨，喝罵家人：“一班沒用的東西！”即氣忿忿親自押轎，帶了家人來到宣府。

也不用人通報，一直朝裏就走。來到內堂，宣夫人正睡午覺，不在中堂，只有幾個丫鬟僕婦在房外伺候。柯爺見女兒也不在內堂，更吃驚不小。也不問宣氏夫婦，只急問眾婢道：“我家小姐往哪裏去了？”小婢回道：“因夫人睡午覺，小姐悶得慌，帶了隨身兩個丫鬟往內堂外去閑逛散悶。”柯爺聽說，好似火上加油，越發著惱，只叫：“了不得！”轉身大踏步奔出內堂，四處找尋，不見小姐影響，心中好不急躁，一路跌足搗鬼道：“這回小賤人要做出來了。”正走之間，遇見宣府一個小丫鬟，問道：“你可曾見我家小姐在何處頑耍呢？”小丫鬟道：“我方纔見柯小姐在我家公子書房內看書呢！”小丫鬟說罷自去。柯爺聽說，只氣得三尸暴跳，七竅生煙，恨恨連聲道：“好一個大膽賤人，這等無恥，竟上門俯就。這還了得！”此刻也不辨青紅皂白，只管氣沖沖、急忙忙，一路喊叫到內書房。正值寶珠要和《玉人來》詩的時候，猛聽得父親從書房外喊叫進來，唬一大跳，急將宣生的詩稿藏於袖內，站起打點，迎將出來。哪知柯爺已進了內書房，一見女兒，由不得怒氣生嗔，罵聲：“不守家教的東西！我原分付你拜壽早去早回，你一到此地便不想回去，有何留戀？今日打發人來接，你又推故到晚方回。就是姨母午睡，你也該靜坐中堂。好個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，竟拴不住心猿意馬，閑逛到姨兄的書房來。你難道瓜李之嫌也不知麼？設使宣生方纔也在書房，你遇見了他，將何以為情？”這一席話，說得寶珠滿面通紅，遂答道：“非是女兒不遵父命，不肯回去，只因昨日宣姨父向爹爹言明，留女兒住幾日。爹爹若不依允，女兒怎敢住下。就是爹爹今日來接女兒，女兒也要回去的，又是姨丈分付留女兒到晚，差人送回，非女兒敢大膽不回。姨母飯後，因姨丈姨兄出去謝客，分付女兒，趁今日外邊無人，叫女兒出來逛一逛。方纔逛到書房，也不知是姨兄讀書之所，女兒出於無心；況有兩個丫鬟跟隨，不為獨自行走，爹爹何必生氣！”柯爺聽說，冷笑幾聲道：“你說有丫鬟跟隨，丫鬟在哪裏呢？”寶珠道：“現在階下。”如媚如鉤兩個丫鬟聽見小姐呼喚，趕進內來，一見老爺在此，唬得只是發癡。柯爺喝問：“你兩個小賤人不時刻跟隨小姐，往哪裏去？”如鉤道：“婢子們在階前伺候，也不曾遠離。”柯爺喝道：“好利嘴！小姐在哪裏，你們在那裏？少打的一班賤人，還要強辯！”寶珠道：“又無人在這裏，有甚嫌疑不便？只管責備丫鬟則甚！”柯爺聽說大怒，指著寶珠罵聲：“好大膽的畜生！為父的責備你不是，你反護庇丫鬟，挺撞為父的。我且問你，你說這裏無人，可以到此閑逛，誰來信你？安知你與宣家小畜生在此聚談多時，支開丫鬟，方纔聽見我的聲音，那小畜生自然急急躲避，好讓你向我撇清的話。這不是如見你肺腑的話。”寶珠聽了柯爺一番言語，由不得羞慚無地，哭啼啼叫起屈來道：“爹爹這是何苦！平空冤枉女兒，壞女兒聲名。”說罷，痛哭不已。柯爺喝道：“我亦不與你在此爭辯。收拾了，快些回去！我在此立等。”寶珠被柯爺勒逼著，帶了丫鬟，出得書房，向內堂而來。此刻，宣夫人已有丫鬟報知，從廳中驚醒起來，出房到了堂中，見寶珠雙目通紅進來，知又被癡老不知說些什麼，便道：“賢侄女，這都是你姨丈定要留你，惹你受氣。”寶珠含著兩行眼淚叫聲：“姨母，承姨丈相留，乃是美意，怎敢怪起姨丈來！這都是侄女苦命，應當遭此磨折。”說罷，命丫鬟取了衣包，哭啼啼告辭宣夫人道：“侄女從今一別，也不知可有相會之日？”宣夫人聽見寶珠話說得淒慘，也由不住一陣傷心，眼淚汪汪道：“侄女呀！少年人少要說這些盡頭話！回去不要過於悲傷，保重身體要緊。簡慢你去，不要見怪。回去問問你母親的安，我亦不出去看那老東西的嘴臉，恕我不送。”寶珠只稱：“多謝姨母。愚侄女就此告辭。”拜了兩拜又道：“姨丈姨兄回來，代侄女說聲道謝，不及面別了。”宣夫人見寶珠臨去依依光景，很過意不去。但看他轉身出了中堂，揚長而去，方嘆息坐下，悶悶無言。不表。

只言寶珠到了內廳，已有轎在那裏伺候。柯爺看著寶珠上轎，兩個丫鬟上了小轎，押著一同起身，出了宣府，一路催著轎夫如飛回了自己府第。也到內廳，主僕下轎入內，柯爺跟了進來。寶珠正賭氣要到夫人那邊去，被柯爺喝住，叫進秀林房中，寶珠也沒奈何，進房見了秀林，叫聲：“姨娘，有偏了。”秀林笑吟吟答道：“姑娘回來了，請坐。”說畢，大家坐定，有丫鬟送茶。秀林道：“姑娘輕易不出門，怎麼不在宣姨太太家多頑幾天，如何趕著回來？”寶珠未及回答，柯爺哼了一聲道：“再多頑幾天，還頑出大話柄來呢！”這幾句話，氣得寶珠無地自容，恨不欲生。倒是秀林道：“一個為父的，對了女兒說的什麼話！難道女人一見男人就有事不成麼？”柯爺道：“你婦人家見識得什麼？一個女兒家，總要靜坐閨門，時習女工，守四德三從之教。一不可吟詩誦賦，啟引誘之媒；二不可冶容誨淫，失房幃之教。若只貪出外游玩，保母似有女之懷春，且將放蕩性情，豈易令籬牢之不入？為父的今日苦苦逼你回來，你心中必然不服。你可知宣府書房何地？宣生何人？女兒家無故前去游玩，又是何事？父親分付言語不能謹記，又是何心？父親責備於你，你反當面挺撞，該得何罪？你們只說我做人古板，不知古板人有許多好處。”柯爺說到這裏，還有許多瑣碎言語，說的未曾盡興。

只見一個丫鬟進來稟柯爺道：“本衙門立等老爺商議公事，是奉旨限刻的，不可遲誤。”柯爺聽見奉旨公事，不敢在家耽擱，說他迂話，只得起身。一面命丫鬟取了冠帶更換，還對寶珠說：“以後只記為父的言語，不可再蹈前轍。可到母親那邊去罷。”寶珠受了一肚子悶氣，也不回言，只候著柯爺出房往衙門去了，方告別秀林，也帶著兩個丫鬟出房，往柯夫人那邊去了。

卻也是合當有事，寶珠出房時，忘卻在宣府書房內藏於袖內有宣生吟的《玉人來》詩箋，不覺將袖一拖，把一幅錦箋遺失在秀林房內地下。秀林眼尖，見寶珠出房門在袖內掉下一個紙卷，不知是什麼東西，忙彎腰拾起，打開一看，秀林本來認得字，卻不會做詩，也知詩中之意。見詩箋上寫得是四首《玉人來》，下寫：“登鰲氏有所見題。”心內一想，不覺暗暗歡喜道：“癡老只管與小賤人絮叨，盡是空頭話，總不曾拿住他的把柄，他如何肯心服！今日我親眼見他袖中掉下此箋，分明‘登鰲’二字，正是家小畜生的名字。請

所見’，一定見此賤人，暗訂終身，詩箋為聘。這小賤人是沒處抵賴了。他的私情人贓現獲，且等癡老回來將詩箋作證，挑動癡老一番，不怕不氣死癡老，不怕不將小賤人置死地。那時方出我心頭之氣。”想定毒計，叫一聲：“寶珠小賤人呀！你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！”想畢，把詩箋卷好，收藏起來，專等癡老回府，好起風波的。

無奈晚飯吃過，已坐守到更餘，並不見柯爺回來。秀林等得好不耐煩，只等到三更後，柯爺方醉醺醺的回來，已醉得人事不知，腳下也站不住了，連衣倒在床上，酣呼大睡。秀林見此光景，好不恨恨連聲道：“不知今日癡老又在哪裏吃醉，諒不能向他說了，只便宜小賤人多活一夜。”想罷，也不敢睡，歪在腳頭打一個盹，天已大明。秀林忙起身推推柯爺，還不曾睡醒，只得下床，梳洗打扮已畢，坐在一張美人肩椅子上，等候柯爺起來，同吃早飯。又等到日上三竿，柯爺方打呵欠，慢慢起來，自有丫鬟伺候，淨面漱口已畢，同秀林用過早膳，收去。秀林道：“你昨日在哪家吃得這般大醉？”柯爺道：“是在裴同年家，多用了幾杯酒。寶珠等我出去，可與你說些什麼？”秀林道：“你出去寶珠倒沒有什麼話，從袖中掉下一個詩卷，我卻認不得字，你拿去看。”說著，把那錦箋遞與柯爺。不看尤可，一看時好似火高三丈，怒發九霄。怎生處治寶珠，且看下文。

[返回 >> 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